

# 看人間 我與文言文的愛恨情仇

2017/9/14 人間福報

爭論多時的一〇八年高中國語文課綱審議，終於作出文言文比例維持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五的重大決議。高中堪謂人生語言學習的制高點，加上社會上仍有許多主張保留文言文的呼聲，這也是每逢高中課綱修訂，備受關注的原因。

然而，對一個從小沒有機會讀三字經、千字文、幼學瓊林，家裡長輩只會唱日本歌、講閩南語的家庭，七歲才開始學國語的人來說，學習文言文真的很吃力！

幸好成長過程中，偶爾在廟會看歌仔戲與布袋戲，收看電視的京劇節目，勉強開始認識孔子、楊家將、王寶釧，甚至史艷文與藏鏡人的故事。

雖然常常對他們文謔謔的台詞，不知所云，也不懂為何岳母要如此狠心的在岳飛背上刺「精忠報國」四個大字，但總覺得這些故事的情節，尤其是這些「好人」，透過表演，栩栩如生。

只是好景不常，進了國、高中之後，國文課中文言文的比例愈來愈多，上課時除了要死記作者生平，還要會逐字翻譯、背課文，即使那個時代不強調語法、修辭等細節，但對大量背誦文言文與基本文化教材，才可應考的作法，十分反感。

後來上大學，發現大一國文段考，全校竟有指定背誦之古文，真的毫不理解。尤其，往後每逢各種重要的國家考試、公費留考等，不時出現幾篇文言文翻譯與作文題目，真的只能抱著《古文觀止》惡補一番，但仍避文言文遠之！當了大學教師之後，有時也不免質疑：學那麼多古文，幹什麼？

一直到周杰倫與方文山等大量以古文方式創作曲目，看到社會上韓流中充斥著中國古代人物與文字等題材，也看到莎士比亞等英文的「文言版」與聖經中的拉丁文、希臘文，仍是許多西方國家中學生之必讀科目，才慢慢察覺原來各國的「文言文」不僅僅只是語文教育而已，其中更涉及到「文、史、哲」等重要文化教化與傳承。

去年我受邀參觀香港城市大學與台北故宮共同籌辦的「藝域漫遊——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」。展覽中運用數碼科技，透過科技、創意與藝術，為古畫傑作帶來新生命，栩栩如生的呈現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的畫作及所處環境。

結果在參觀過程中，僅我可以看懂畫作上的各種落款與題字，甚至為十多位海內外學者，進行中英文解說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從小對於文言文的厭惡與不耐，終於煙消雲散！

很慶幸中學階段「被迫」讀了不少文言文，讓過去的努力，終究派上用場，還意外獲得掌聲。

時至今日，面對當前網路世代的中學生們，如何讓他們學文言文時，覺得可以派上用場，甚至可以引以為傲，贏得掌聲，恐怕這就不只是高中國文課綱，文言文比例應占多少，選讀那些作品的爭論而已！

文 / 周祝瑛（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）